

民国通俗小说研究资料
魏绍昌 主编

人间地狱

上

婆婆生 著

包天笑 校

华岳文艺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研究资料

人 间 地 狱

魏绍昌 主编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41.25印张 6插页 900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0

ISBN 7—80549—075—9/I·58

全三册 定价：11.10元

例 言

魏 绍 昌

(一) 本资料所收的通俗小说，都是民国年间所写的以传统的章回体为主的长篇小说。它虽然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小说处于同一时代同一环境，但从内容到形式，以至发表和出版的阵地，却完全不同。它是独树一帜，自成系统的。

(二) 民国通俗小说素来以长篇为主体，短篇只是点缀，并不起作用。这与新文学小说由短篇创业，长篇迟至二十年代后期方才出现，也大不相同，因而这套资料专收长篇小说，这样更能体现它的重要性和代表性。

(三) 通俗小说在民国三十多年中，作者成群，作品如林。它的前期在新闻、出版、广播以及戏剧、电影等各方面均占优势。佼佼者如三十年代的《啼笑因缘》，四十年代的《秋海棠》，至今仍有影响。其实当时尚有不少长篇小说，如什么《潮》呀，什么《梦》呀等等，也曾风行一时，可惜长期以来被文学史家所轻视或忽视，没有对它去作进一步去芜存菁和整体考察的评价。

(四) 这套资料不收武侠、神怪、侦探、宫闱秘史之类的小说，专收描写现实生活的社会或言情小说，而且是选其

有代表性和产生过社会影响的作品。由于这种作者的出身教养和社交活动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圈子，所以他们描写的现实生活，反映的内容题材与表现方式便另有一功，这一特点也显示出它与新文学有井水与河水之别，值得加以注意。

（五）这套资料，每种附简单介绍，并加注新式标点，小说内容不作改动，原有的序跋，一仍其旧，以便窥见当初的风貌。希望读者多提宝贵的批评意见，促使我们不断地改进工作。

出版者小议

“五四”以后，中国的小说可分为两支：一支是代表中国文学发展主流的新文学小说，另一支是虽没有新文学小说那种“为人生”或呐喊，或彷徨，或追求，或颓唐的觉醒，也未被更多文学史家和选评家给予关注，但它却从另一层次的作者们的世界观及其描写的人物身上，反映了当时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些畸形的社会现象。对丑恶社会的剖析，从另一个侧面可具有社会的认识价值。由于这支小说主要描写了十里洋场——上海和另一城市“天津卫”形形色色的生活图景，把那个溃烂的脓疱挤破，所以颇为适应当时一般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曾拥有过广泛的读者群。人们称它为社会通俗小说。这支小说不仅出版过印数庞大的单行本，而且还分回刊登在诸多报纸的副刊上，以此招徕读者。有的还曾搬上银幕，轰动一时。

这支小说，一般具有两个特点：（一）由于作者就是小说所展现的那个天地范围内的“臣民”，他即是我，我即是他，对所描写的对象十分熟悉，故而出现在他们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不给人以“隔”的感觉；（二）小说的结构方法，又大多采用了章回小说注重情节安排的特点，并且接受了新文学小说的环境描绘和人物内心刻划的影响，新旧交

融，也就较为适应一般读者的欣赏习惯。

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是有其客观因素的，文学不仅仅是文学，读小说也不完全是为了娱乐开心。对一般读者来说，这套资料的出版，如果有助于对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了解，增加一些历史文化知识，不能说无有裨益。虽然它的出版，主要是供文学史和小说研究者使用的。

本书说明

《人间地狱》八十回，一九二三年起在上海《申报》周瘦鹃主编的副刊《自由谈》上连载。娑婆生（毕倚虹）写至六十回去世，后二十回是包天笑续写。小说的内容写的都是毕倚虹和他的同伙文友们风流韵事，比如书中的柯莲荪就是毕本人自况，柯的好友报馆主笔姚啸秋是包天笑的化身，又如苏和尚（玄曼）即指苏曼殊。毕倚虹生前曾对包天笑说过，他两人志趣相同，过从甚密，所以毕写的故事包也都亲身经历，如果毕写不完可由包补足。不料一语成谶，后来《人间地狱》终于由毕、包两人来共同完成了。

当时南方写通俗小说的以苏、扬两帮文人最出色，其中苏州以包天笑、周瘦鹃为首，扬州推李涵秋、毕倚虹为魁。据此则《人间地狱》是两帮魁首文人的结晶品，又因毕倚虹早夭，流传的作品不多，《人间地狱》又是他的代表作。袁世凯次子袁寒云最喜读此书，将它同明清几部名著小说并列，认为毕乃“今之小说无敌人”，其言虽然未免溢美，但该派同友如包天笑、周瘦鹃等对毕倚虹的才华，都是一致赞赏的。

魏绍昌

一九八七年于上海

《人间地狱》序一

危世变难，寰宇器沸。耳目之所接，靡不兴地狱之感焉。上海为万邦人士所栖止，亦群流众象屯集之区。恶汇而魑魅生，法紊而妖魔厉。毕子倚虹，深有痛焉！且也倚虹溯迹于地狱者数矣。故振笔书之，了无晦蔽，使后之览者知所惕惧焉。斯功于世道之大文章匪可仅以小说家言而玩读之也。于戏秦庭之镜，温峤之犀，咸收于一管中矣。

甲子八月寒云序

附 录

今世为小说家言者众矣。坊肆之间汗牛充栋，其能与古人相颉颃者鲜有见焉。昔予读春明逐客所撰之《十年回首》一书，辄叹为非近代所易有，而向往其人。后于海上与逐客以文字相过从，始知逐客即予十五年前故人毕遁庵先生之哲嗣，亲家方地山师之表甥，合肥夸伯行太姻丈之外孙婿也。姻谊渊源，交益亲密。比者，逐客又草两说部。一曰：《人间地狱》，多述其经行事，间及交游嘉话。其结构衍叙有《儒林外史》、《品花宝鉴》、《红楼梦》、《花月痕》四书之长；一曰《黑暗上海》，则是上海近时之罪恶史也。可与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研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并传。视之十年回首益精健矣。钱子

芥廬拟为刊行《黑暗上海》一书索序于予。爱述大概，用为之引。逐客字遁庵，号倚虹又号清波，兼擅诗文词，今之施耐庵、高则诚也。

甲子上巳。寒云子叙于日下佩双印斋。

《人间地狱》序二

娑婆生印《人间地狱》成，嘱我一言。娑婆生者我旦夕相见者也，又何必言？《人间地狱》者，未下笔前我已知之，既下笔后又赞之，繁缚者我劝其节之，疏略者我促其补之，我又奚必更晓晓耶？顾以娑婆生之敦促，使我不能辞其懒。而又默念我之对于娑婆生功不足以掩其罪，最初导娑婆生入于文字地狱者我也。桎梏拘囚虽可解脱，九幽之下果有泥犁，则地狱正为我辈设耳。已而娑婆生之身为狱中人，我自省又不能无愆。欢天狂海之中，情障愁罗之里。又何一日无我已处以昏昏而引人于惘惘流转回旋徒多跼地蹐天之岁月，是岂二三语言所能忏悔者耶！灵山无分，相迟为地狱中人，则我之踉跄于前，而娑婆生颠顿于后也。古人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者，我何敢追从古贤。第一展娑婆生之所为书，则罪恶之痕历历如绘，辄不自知其汗下。朋辈谀我，每谓丰腴不衰无减少年，抑知哀乐中年不堪回首。我心之衰惟自知耳。娑婆爱我，正宜自爱。君若长此沉沦，我亦难期超拔，则此狱永无解脱时矣。敢进数言，即以为序。

民国十三年甲子十月天笑序于铜影楼

《人间地狱》序三

昔南屏师有言：上元纪世神道用事，中元纪世人道用事，下元纪世鬼道用事。至于鬼道用事，人道废，神道湮矣。今纪甲子将届下元其鬼道当令时乎。居今之世不能明鬼，见其所至之穷也。余曰：“师言有征乎？”师曰：“神道之征征于道录；人道之征征于儒书；鬼道虽在未来，固可以理征之。夫著书立说学者之事，尔目固能见及，安知操笔者不属之尔耶。”余曰：“谨受教，因从学视鬼之法数年，凡鬼之事俱见之矣。于是俯三泉，瞰九幽，求所谓地狱变相而囹圄空虚几若刑措，何鬼道之治也。”师笑曰：“非治也，移其狱人间耳。”余曰：“视而不见何也？”师曰：“尔所能视者鬼也，所不能视者人也。尸居余气与塚中枯骨相去几何？凡作奸犯科死而无悔者与其治于死后，何若治于生前之为愈也。是故贫者死财，贪者死爵，淫者死色，暴者死力。人类万变举莫能逃焉。由是观之，官者狴犴也；衣冠桎梏也；醇浆鸩毒也；珠玉粪土也。始也乐之，继也苦之，终也杀之。而又夺其所爱，毁其所凭，中其所伤，投其所忌。严刑果报，有令人求死不得者何必冥诛！始为地狱，且地狱之中恐无是惨也。吾向属尔以著作之事。今有娑婆生者已先尔为之，虽托稗史，实具深文，非尔所及也。尔试观之，思过半矣。未

几，果有《人间地狱》书出，盖余友倚虹所为，而托名婆婆生者也。”爰述师言，附诸书序。下元方始，即以是书为鬼世纪之坵坟可也。

甲子九月朔林屋山人序

《人间地狱》序四

识倚虹者无不称道倚虹之小说，不识倚虹者亦无不称道倚虹之小说，然而倚虹固不仅为小说家也。倚虹天资颖悟，超越侪辈。诗古文词靡所不工，文学而外更精法律，通世故，小说特其余绪耳。顾倚虹之为小说亦与常人略异，寻常小说家言多向壁虚构，纵极渲染传会之能事。而言之无物，非近于芜杂，即病其简陋。初阅之，或有可取。再读之，则兴味索然矣。倚虹之小说则先有如许资料贮诸胸中，兴会所至倾吐为快。于是吮毫伸纸，尽量而挥写之。度其属稿之际，前尘影事涌现心头，奔赴腕底。盖不假思索，不须装点，而自然成此《人间地狱》之妙著。在倚虹为得意之作，在他人亦共认为快意之文，此固非可以强制者也。予事甚冗，于报纸所载长篇小说未暇一一浏览。独于《人间地狱》则逐日披阅，无或间断，其感人深矣。噫！人间早有地狱与？地狱果在人间与？问诸我佛，佛亦曰：不可说耳。罗刹变相，魑魅攫入。倚虹斯作，盖藉文字以为棒喝，又不当仅以小说目之矣。

甲子新秋严独鹤序

《人间地狱》序五

吾尝谓诗与小说为文字中最有永久价值者，以其发挥情感，描写环境，丝毫不受何种拘束，何种驱使。古今来帝王将相不知其几千万人，后世能举其名者寥寥。后世能举其名而怀想追慕者益寥寥。然而诗人与小说家得一二断章零句，流播宇内，千载下，人已能举其名想其人矣。吾友毕倚虹仕宦不能达，懋迁不能赢，纵情声色不能得一佳人。倚虹惘惘不自信，乃退而制小说家言。每一篇出，江国竞写。海上袁寒云许为：今之小说无敌手。余初不识倚虹，读倚虹之小说，油然使我生怀想之感，愿与为友。今春南归，因包天笑识倚虹，冲澹旷朗如六朝人，恨相见之晚。时倚虹以其巨制《人间地狱》示我，要余正其谬。余读《人间地狱》久矣，顾日就申报上读数百言，每苦零落。今成专书，足以慰我望。携归穷三日之力读竟。窃叹吾曩言诗与小说为文字中最有永久价值一语不少谬。更喜倚虹今后殆成为有永久价值之人物矣。是书虽以海上娼家为背景，以三五名士美人为线索。但于此简单背景，小小线索中已能窥见国中社会家国之变，人心风俗之偷。谓为刺政治也可，谓为警社会也可，谓为忏男女之爱也可，谓为四书五经其胜概实有过也。故小说之著作益盛，其势然矣。予尝治墨者言，推非乐之旨，屏小说弗欲观。至日

报以长篇说部碎切零沽，日渗一滴者，尤弗善所为，故不识《人间地狱》，并不知娑婆生也。壬戌以还，予寄寓海上，略更僻情，游宴之暇，每询人诸创作小说中其为人所崇拜而风行尤广者何书？则答者莫不以娑婆生所著《人间地狱》举，谓价值高贵不在水浒、红楼下。予更历询者若干人，而所举莫不皆然。予始骇然，以为小说横流之日，作者蜂舞，而欲雄视独步是为甚难。何此书之异口交颂至此极，娑婆生殆非常之英歟？中心藏之。少少取申报所载者读一二回，实不得其首尾。顾虽一斑之见，已觉其隽永。知人言之公，非偶然也。然予是时犹未识娑婆生为何许人。岁癸亥，日本文学家有岛武郎之情死案震动一时。日本之舆论极为审慎，不敢轻发评辞。欧美论者日人多以以为不足。时我国报界方驰鹜于内政纷淆，目光罕注及此。而时报主撰者清波始慎重征国人之意见，予谓清波之卓识，适亦兴至，乃杂述个人之感想，投之连篇掲載。后清波以函来订文字交，且谓昔年会见所作之零香剩简，久心贮其人矣。欲约日相晤。予性疏放，不果晤。更如干日，清波函又来。谓海内外函致美评于拙文者极多，且问询作者为何如人？欲订交者丐清波为介焉。予畏繁函，乞清波了之。此予交清波之始，顾犹不知《人间地狱》作者之娑婆生即此清波也。是岁冬，南北文学家合组中国文艺协会于海上第一次会议于寿石山房。清波实创议之首，予得通告，末有细字一行坚嘱赴会，清波注也。会时群彦济济，有一丰姿清俊潇洒出尘者即之。似曾相识，询焉，则清波也。予恍然初识之清波即昔年之倚虹矣。会毕，倚虹与予均预筹备委员之选。越日，委员会于寒云公子宅，倚虹与予又被举为一切章程之起草员。二人斟酌损益，详析缕分，凡数日会章始成。予与倚虹

之交亦始厚。当是时，倚虹既主编小时报，复撰其杂评及长篇小说《黑暗上海》，再为申报撰《人间地狱》，为无锡某报撰时评，又为晶报撰小品诙谐之作。凡此皆必需之著作，日日期期万不可缺者。其他或作论评或短小说。盖倚虹负极盛名，小说杂志之潮流正大，咸欲得倚虹零篇片纸以为重，四方之索托臣门如市，日必勉应二三者更不可计。此犹文字上之事也。加以执行律师事务，其繁琐忙杂愈不可究诘。而倚虹断物序事，制法穷理，措之裕如。综其所为，常人任其一，恐即饥不暇食，头如蓬葆，终日矻矻以赴之或不能尽善如是。窥其意且不欲为常人所能为，而必欲突过乎人。故恒为常人所不可及，此真倚虹不可及处也！而倚虹苦矣，顾倚虹虽华年盛誉，劳形役神，而性格温和、体态闲雅，良由阅历既久，涵养自深，爱好天然，不饰不做。是以人乐与游，坐无倚虹不乐也，倚虹百忙亦如友人意，必拨冗以饯宾朋，虽一言笑不肯忽。予与寒云尝劝其略减一二文字役，以自将息，爱其才，钦其勤，又未尝不怜其苦。《人间地狱》之及此暂止者未始非予与寒云苦劝之力也。犹忆寒云南游既倦，将返天津，其门人故交留之客邸。予亦以事将去海上，钱者连亘宴饮，凡十余日，与倚虹几无日不与。诸客既散，寒云健谈，恒坚引予及倚虹洗盏更酌，或啸歌，或联咏，或析疑问难，纵肆论议上下古今。今夜陶陶，情豪兴逸，塞帙一望，不觉月残霜重，晓色清寒也。倚虹亟促予偕去，且自警晨间某事，午间某事，均待摒挡者。及暮又相聚，倚虹盖一日无眠，已写数千言，付各报流布天下矣。予私叹其精力果有非常人所及者，寓诸文字，宜其结构缜密，神味充溢，纵横驰骋，超越等伦也！然予之敬佩倚虹者不在此，倚虹间尝闻人言予

在山左军中诸事，常以为问。一日忽微笑谓予曰：“先告罪予将以子入地狱矣。”莫知所以，亦戏以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语答之，不数日，而《人间地狱》中载严兰洲事方悟所谓，而书中之言动神色，精彩处虽予身历者不能摹绘也。倚虹仅耳闻，说者仅举梗概，不知具何心思笔力揣摩溶铸如见，殆陈后山。所谓宋玉不识巫山神女，而能赋之，岂待更而后者歟。抑予固知善小说者必富想象力。然亦就所深知素习者极其类，甚或及数类而止。矧善者、美者、未必具真实也。若倚虹之亦善美，亦真实，尤贵在仅得概略，竟能摹略。寻揣其所素不闻见习知之事，推见至隐，反使躬耕其役者自读其文，益觉往事之亲切可念也。谓非写实之圣手得乎？至是，予复惊佩其天资抱负之宏伟，如刘向谓、孙叔敖之秀羸多能焉。深愧曩之仅以文人名士重倚虹，实小视夫倚虹，予陋矣。嗟夫，天不厌乱，四海纷如。倚虹抱其干济伟略，充满勃郁，一发之于文词小说，是岂倚虹之志耶，而乃恹恹惶惶，胼胝辛苦。今虽名高天下，世人之仰企倚虹者方为之幸，岂真倚虹之幸哉？古嵌崎历落偶偶非常之人如倚虹之不幸而以文显、词显、词曲小说显者比比然，此固艺林之幸也！呜呼，人苟不能为圣贤之，以道学显，英雄之以功业显，岂不当埋首穷思，迤往深谳于文林艺苑中辟一新天地歟？况小说之价值位置既定矣。若倚虹此书前虽附之申报，而人民之尊矜身世之恻也可。阔大弘深，沈博艳丽，得未曾有，写名士能不酸，写妖姬能不荡，写壮士能不犷，写市侩能不委琐。笔力雄健足以扛九鼎，细密足以度金针，岂碌碌余子所能及哉？虽然文章一事也，境遇一事也，每相因而甚。倚虹身世无此境未必有此文，有此文庶不负此境。是倚虹遭遇之